



布朗神父

探案集·1

[英]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著 张丽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布朗神父

探案集·1

[英]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著 张丽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朗神父探案集. 1 / (英) 切斯特顿著; 张丽娟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307-12664-0

I. 布… II. ①切… ②张… III. 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976号

责任编辑: 袁 侠 责任校对: 管思梦 版式设计: 张金花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300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2千字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664-0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001	1. 阿波罗的眼睛
018	2. 伯爵生死谜案
035	3. 忏悔终生
056	4. 带翅的匕首
077	5. 紫色的假发
095	6. 断剑
116	7. 飞星
133	8. 花园血案
156	9. 博士的决斗
172	10. 快饮者
196	11. 蓝宝石十字架
218	12. 离奇的情杀
237	13. 铎神



Father Brown

1. 阿波罗的眼睛

当太阳升到威斯敏斯特的上空时，泰晤士河上那团神秘的、孤零零的、如轻烟般的亮点显得有点混乱，但又无比地清晰。渐渐地，亮点挣脱了灰色的笼罩，变得更加灿烂。

两个勾肩缩背的平民，一个高个子和一个矮个子，他们正穿过了威斯敏斯特大桥。高个子的官方注册名字是莫·赫尔克里·弗兰博，是一位私家侦探。此刻他正走向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的位置是在面对西敏寺入口的一排新公寓内。矮个子的正式名字是杰·布朗神父，刚从坎伯韦尔的死人床前离开，去看他朋友的新办公室。布朗神父就职于坎伯韦尔的圣·弗朗西斯科·泽维尔教堂。

高耸入云的大楼、电梯、尚未擦掉机油的电话等精密机械设备，这一切的景象都充满着美国味。大楼刚刚竣工，目前只有三家住户搬进来。弗兰博头顶和脚底下的办公室都被占用了，上面的两层和下面

的三层也都被占用了。在弗兰博的办公室除了一些脚手架的残余痕迹外，其外面靠上方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个耀眼的东西——一个巨大的人眼镜金雕像，四周环绕着金光，有两个办公室窗户那么大。

“那究竟是什么？”布朗神父问道。

“一个新宗教，”弗兰博笑着说，“有点像基督教科学派，通过你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的方法来原谅你的过错。有一个叫卡隆的人要了我上边的房间，两个女打字员要了下面的房间，住在我上面的卡隆就是这个新宗教的狂热信徒，他崇拜太阳，自封为阿波罗新神父。”

“让他小心点，”布朗神父说，“太阳是诸神中最厉害的，可是深邃的眼神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记得他们的教义中有这样一条，”弗兰博回答说，“一个人只要意志坚定，就能忍受一切。太阳和睁大的双眼就是他们的两个象征，据说如果一个人真正健康，他就能直视太阳。”

“如果一个人真正健康，”布朗神父说，“他就能直视太阳？”

“嗯，这就是这个新教所有的内容了，”弗兰博继续说着，“当然，这门新教也宣称能医治所有的疾病。”

“它能医治精神疾病吗？”一本正经的布朗神父好奇地问。

“什么精神疾病？”弗兰博笑着问。

“哦，就是认为他自己非常健康的那种。”神父笑着说。

弗兰博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南方人，可他对新宗教并没有多大兴趣，对人倒是很感兴趣，特别是相貌好看的人。而且楼下的两位女士都各有千秋。那间办公室由一对姐妹拥有，她们都身材苗条、肤色黝黑。其中一个又高又引人注目，像鹰一样行色匆匆。这种女人，她们的兴趣在于

她们真正在乎的不是表面的职位。人们总喜欢从大致描述中，想象出一些像武器一样简明轻快的边角轮廓，她奋勇前进着，就好像要在生活中为自己劈出一道裂缝一样。她的眼睛惊人地明亮，但那是钢一样锋利的光芒，而不是宝石一样熠熠发光；她那挺直苗条的体形太过僵直，反而遮盖了它的优美。她的妹妹就像她的影子，只是更加黯淡一些，苍白一些，更加不被人注意。她们都训练有素地穿着小男式黑衣，有袖口和领子。在伦敦的办公室里有成百上千个这样唐突而精力充沛的女士。实际上姐姐波琳·斯泰西本人就是一大笔财产，一个家族饰章和半个郡的女继承人。直到无情的仇恨促使她，去取得她认为的更艰难更高贵的存在价值。

事实上，她并没有抛弃她的钱，因为她的浪漫或修道士般的放弃，在本质上是和她那专横的功利主义紧密相连的。她拥有财富的目的也是为了把这些钱用于社会实际事务，而她把一部分钱投放在了她的事业之中，这个事业是以打字市场为核心的；她还把一部分钱捐给了不同的团体，以促进女性工作发展的事业。

然而，她的妹妹兼合伙人简，却分享了她的这种有点无聊又没人可以确定的理想主义。简有一种像狗一样紧随主人的忠诚，这有些悲剧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比姐姐坚定不移的崇高精神更加感人肺腑。当弗兰博第一次进入这幢大楼时，波琳那一丝不苟、麻利动作和冷冰冰、不耐烦的神色，使他暗自发笑。他徘徊在电梯外的大厅里，等候那个把陌生人送入不同楼层的开电梯的小子。但这个双眼像猎鹰般明亮的姑娘，公然拒绝忍受这种冠冕堂皇的耽搁。她尖刻地说她知道电梯的一切，她不会依赖小子们——也不会依赖男人们。尽管

她的房间只在三楼上，她也要在上升的短短几秒内，试图以一种唐突的方式告诉弗兰博她的许多基本观点，大意是说她是一个现代职业女性，也喜欢现代工作设备，当有人指责机械科学，要求回到浪漫氛围中去时，她明亮的黑眼珠就会燃烧着难以言说的愤怒。

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操纵机器，就像她能操纵电梯一样。她对弗兰博给她开电梯门这件事有点憎恶，而绅士风度的弗兰博对这位急性子的姑娘难免会产生某种复杂的感触。他哈哈大笑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当然，波琳还有一副活泼而实际的脾气，她瘦小而优美的手所做出的姿势，无不显示出果断与命令的气质。

一次，弗兰博因为一些打字工作走进她的办公室，发现她正将她妹妹的眼镜摔到地板中央，用力地踩下去。她口若悬河地发表着关于道德的长篇演说，谴责“令人厌恶的医学概念”和现代医学器具所暗示的对可怕的人类自身缺陷的承认。

她暗示她妹妹再也不要把这种人为的、不健康的情绪带到这儿。她问她是否希望戴着假肢、假发和玻璃眼睛。她们说这些东西使眼睛像水晶一样可怕地熠熠发光。弗兰博对这种偏激的信念大惑不解，情不自禁地问波琳小姐（用直接的法国方式），为什么眼镜会成为比电梯更具缺陷的病态的象征？如果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在某一点上取得进步，为什么就不能在别的方面也帮助我们。

波琳小姐傲慢地说：“那大不一样，电池、发动机和其他事物都有人力的痕迹——是的，弗兰博先生，也有女人的痕迹！我们女人也有机会去改进那些吞掉距离的机器、那些和时间赛跑的机器，这才是崇高而辉煌的——真正的科学。可是医生们推销的令人讨厌的器具和

塑料，那只是懦弱的标志。医生们停留在腿和手臂上，似乎我们天生就是跛子，就是疾病的奴隶。但我天生是自由的，弗兰博先生！人们认为他们需要这些东西，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恐惧中训练而不是在力量和勇气的训练中长大的，就像那些愚蠢的护士告诫小孩子不要正视太阳，弄得他们不眨眼就不敢直视。但是为什么在璀璨群星之中，只有这一颗星是我不能正眼观看的呢？太阳不是我的主人，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将睁开双眼直视它。”

弗兰博像向外国人鞠躬那样鞠了一躬，说：“你的眼睛会使太阳黯然失色。”他乐意恭维这个奇特而僵直的美人，部分原因是这种恭维可使她略失稳重。但当他拾级而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嘘了一声，心想：“那么她已落入楼上金眼睛魔术师的手掌了。”因为尽管他对卡隆的新宗教知之甚少，也不太关心，但他早已对他奇特的和太阳对视的理论有所耳闻。他不久就发现，楼上楼下的联系很密切，而且正在不断加强。

自称为卡隆的人是一个神奇的家伙，就体形上看他足以成为阿波罗教主。他和弗兰博一样有高高的个子，但那圈金色的胡子和深蓝色的眼睛，还有像雄狮一样向后飘扬的长发使他看起来英俊得多。在身体构造上他可以说是尼采理论中的白肤金发的野兽，但天赋的智力和灵性使这种动物般的美变得更高尚，更明亮，也更柔和。如果说他看起来像一个伟大的撒克逊国王，那么这个国王必定是个圣徒。

他的办公室坐落在维多利亚大道一幢大楼的中层；他的职员（衣着一样领口和袖口的年轻人）坐在他和阳台之间的外间，他的名字被刻在一块黄铜板上，他所信奉的宗教镀金象征物像眼科大夫的广告牌一样悬

挂在街道上空。不管他周围的环境和伦敦东区是多么地不和谐，所有的粗鄙都不能给这个自称卡隆的人造成任何灵魂和肉体上的压力。当所有的一切都真相大白时，人们仍能在这些江湖骗子的表象中感到一个伟人的存在，甚至当他在办公室里穿着松松垮垮的尼龙夹克时，他也是一个迷人的、令人无法拒绝的人物；而当他每天身着长长的大法衣，头戴金光灿灿的圆环，向太阳顶礼膜拜时，他实际上看起来是如此地完美，以至街上人群的嘲笑声有时会因为他的出现而突然消失。

这位新太阳教的教徒每天三次走到他的小阳台上，面对整个威斯敏斯特，向光芒四射的上帝祈祷：清晨一次，黄昏一次，正午一次。此刻，国会和教堂塔楼的时钟刚刚敲打出正午时分，弗兰博的朋友布朗神父抬起头来，第一次看到了阿波罗教的神父。弗兰博经常看这些信徒的每日敬礼，他转身走进这座高大建筑的门廊，甚至没有邀请布朗神父和他一块进去。布朗神父不知道是出于对宗教仪式的职业兴趣，还是出于对这种愚蠢行为的个人兴趣，停下来凝视着太阳礼拜者站立的阳台，就像注视着滑稽的驼背木偶一样。

先知卡隆早就站立在那里了，披着银色的法衣，高举双手。他对太阳连连祈祷，他所发出来的声音富有神奇的穿透力，使下面整个繁忙的街道都能听得到。喧嚣的声音中，他心无旁骛，眼睛专注地盯着那燃烧的圆盘，此刻他是否还看得到地球上的任何物体或任何人，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毫无疑问，他绝对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五短身材、圆圆脸盘的神父正与拥挤的人群一道，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他，这可能就是这两个大相径庭的人之间最惊人的差异吧！

布朗神父不眯眼就看不到任何东西，而阿波罗教的神父却能一眨

不眨地仰视正午的火球！一阵尖锐不停的惊叫，打断了这种如同火箭翻转一样飞速的狂热吼声。三个人冲出大厦，另有五个人同时冲入大厦门口，很长时间里他们似乎对彼此毫不理会，仿佛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摄人心魂的恐惧感，伴随着什么消息在整整半条街上弥漫。这是一切坏消息中最坏的一个，因为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这场突发的混乱中只有两个人一动未动：阿波罗教的神父站在高高的阳台上，而基督教神父就站在他的下面。终于，弗兰博的高大身影和惊人的号召力出现在了大厦的门前，控制了这场骚乱。

他用他那号角一样粗而响亮的声音喝令，要人们赶快派一个人把医生叫来；当他转身融入黑暗，挤进入口时，他的朋友布朗神父在他身后若无其事地溜了进去，谁也没有理睬他。当布朗神父埋下头潜入人群时，他仍能听到太阳教神父那单调却充满魅力的语言，听到他喋喋不休地呼唤喷泉和花朵的朋友——快乐天主。布朗神父看到弗兰博和另外六个人站在一处空间的周围，那里通常是电梯升降的地方。但是此刻并没有电梯降下来，倒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掉下来了，那是一种应该由电梯传送的东西。

事发后的几分钟里，弗兰博已经下去仔细看过了，他看到了一个脑浆迸裂、血肉模糊的尸体，他毫不怀疑那就是否认悲剧存在的美丽女人——波琳·斯泰西。虽然已派人去请了医生，他能够十分肯定的一件事是：她死了。他不能确切记起他是喜欢她还是讨厌她，似乎两者都很强烈。但她曾是他面前活生生的人，一种自然而然的哀伤像匕首一样刺痛了他，犹如感受到了丧亲之痛。一种死亡的恐惧突然使先前的神秘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使他瞬间忆起了她那可爱的脸庞和一

本正经的话语，事故就发生在仅仅一刹那间，就像晴天霹雳，像不知从何处降临的暴雨。

那个叛逆的美丽躯体已掉入敞开的电梯之中，在底部跌得粉碎。这是自杀吗？一个乐观主义者似乎不可能选择这种耻辱的方式。那么是谋杀？但谁会会在几乎没人的公寓里杀人呢？在一连串急促沙哑的话语中——他本想说大声些，但突然发现自己的声音很微弱——他问卡隆那家伙刚才去哪儿了，一个低沉、饱满的声音向他保证在刚才的十五分钟里，卡隆一直在向他的天主敬礼。弗兰博听完这句话之后，感觉到了布朗神父的手。他转过黝黑的脸，出人意料地说道：“如果他始终在上面，这是谁干的呢？”

“也许我们可以上楼找出凶手，在警察来之前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布朗神父说。

弗兰博把被谋杀的女继承人尸体留给医生。然后冲入楼梯，奔进写字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于是他又冲进自己的办公室。当他的朋友看到他时大吃一惊，因为弗兰博的脸色从来都没有这么苍白过。

“她的妹妹，”弗兰博心情沉重、表情严肃地说道，“她的妹妹好像出去散步了。”

布朗神父点了点头，“依我看，她可能上楼去了太阳教教主的办公室，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马上去证实，然后我们再在你的办公室里讨论一下。”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加了一句，“唉，我要什么时候才会抛掉我的愚蠢？当然，我们还是先去楼下她们的办公室看看吧。”

弗兰博盯着小个子神父，但还是跟着他下了楼，急匆匆地赶往斯泰西姐妹俩那空荡荡的房间。在那里，令人难以捉摸的太阳教神父坐在

一把红皮大椅子上——正好在入口处，一眼便可看尽楼梯和楼梯的平台——正不慌不忙地等着。

事实上他也没有等得太久，仅仅四分钟之后，三个人就一同拾级走下楼梯。三个人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他们那严肃的神情。走在最前面的是简·斯泰西，死去的女人的妹妹——她刚才在楼上阿波罗神的临时“神庙”里；第二个是阿波罗教神父自己，他结束了连续不断的祈祷，在完美中昂然地走下空荡荡的楼梯——他身穿白色法衣、胡须飘然，一副多雷画笔下基督离开普雷托利姆时的形象；第三个就是弗兰博了，他皱紧眉头，一副大惑不解的模样。简·斯泰西小姐黑黑的皮肤，扭曲着脸，头发颜色灰得略微过分了一点。她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拿出一叠原封不动的白纸，这个简单的动作使所有的人都清醒过来。

如果简是一个罪犯的话，她肯定相当冷血。布朗神父脸上挂着一丝古怪的笑容，注视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口说话，目光丝毫没有从她身上移开。

“先生，”他似乎在对卡隆说，“我希望你能讲讲你的宗教。”

“我将很自豪地为你介绍，”卡隆说道，同时低下他仍戴有金冠的头，“但我不敢确定，你会完全肯定和理解我的意思。”

“嗯，它就像这样，”布朗神父用他坦白的怀疑方式说道，“我们都受到过这样的教导，即如果一个人开始就道德败坏的话，那么相当一部分过错都得从他自己身上去找原因。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分清哪一个是昧了良知的人，哪一个是或多或少地拥有着诡辩良知的人。现在，你真的以为谋杀完全是一种错误吗？”

“这是指控吗？”卡隆非常冷静地问。

“不，”布朗同样平和地回答，“这是辩护词。”

在室内长久的、令人压抑的沉寂中，阿波罗教的鼓动者像太阳一样慢慢站了起来，在此刻特别沉寂的陪衬下，他的光亮和活力支配了整个屋子，人们可以感觉到，他或许可能会同样轻易地让自己的魅力占据整个索尔斯堡平原。他的长袍服饰似乎将整间屋子都挂满了古典布料；他的英雄史诗般的动作，似乎将其自身无限地扩散到了更广阔的前景中去。

“我们最终还是碰面了，凯尔利亚斯，”太阳教的信徒说，“你和我的教堂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现实，我崇拜太阳，而你不是。你现在怀疑和诽谤我的工作，这都对你的立场和信条有利，你的教堂就像是一个警察机构；而你是其中的一个间谍和侦探，在有罪的忏悔中摸索着将人们撕得粉碎。你可以宣布人是有罪的，我也可以宣布他们无罪；你使人们相信那是罪恶，而我可以使他们相信那是美德。”

“在打碎你毫无根据的噩梦之前，我还有一句忠告，一句对你来说并不难于理解的忠告。我对你是否判断我有罪毫不在意，被你称做可怕的绞死之类的事，并不比一个成年人对少儿连环画里的吃人巨妖更觉得害怕。”

“你说你正给我辩护，但我对这些生命中的海市蜃楼毫不关心，因而我将给你告发的理由。这儿只有一件事可以说对我不利，我将自己说出来。死去的姑娘是我的爱人，我的新娘，我们的结合方式，不是因为那种接受了过分崇敬的教堂认可才是合法——那是你所推崇的。我们结合所依据的法则，比你所能理解的更纯洁更严肃。她同我一道，从你的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当你孜孜不倦地穿过砖头砌成的通道和走廊时，

我们行走在水晶的宫殿里。我知道警察、神学家和其他人不久就会对有爱情的地方产生不满，因此这地方可以形成你告发的第一要点。但是第二要点更有力，我并不吝于给你，不仅波琳爱我是事实，而且就在今天早上，在她死之前，她在她的桌上留下了一份给我和我的教堂 50 万的遗嘱，这也是事实。来吧，手铐在哪儿？你认为我会担心你对付我的那些愚蠢办法吗？刑罚的苦役只像是道旁的车站在等着带我去找她，绞架只是一辆令我向她匆匆奔去的车子。”

他以一个演说家的令人失去自主的权威口气与方式说话，弗兰博和简则几乎是惊讶而崇拜地望着他。布朗神父的脸上只有极端困惑的神色，他盯着地面，痛苦地紧皱眉头。太阳教的神父安详地靠在衣架上，继续说道：“短短的几句话我就把对我不利的情况摆在了你的面前——对我不利的仅仅可能存在的案情，我再多说几句话就将把这些不利击得粉碎，直到没有一丝痕迹存在。至于我是否杀了人，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就是判决：我本来就不可能杀人。”

“12 点 5 分波琳从这层楼摔到地上，至少有上百人可以涌入证人席，证明我从正午到一刻钟后的时间里一直站在上面我自己房间的阳台上——一个我公开祈祷的例行时间。我的职员（一个来自克拉彭的值得人尊重的年轻人，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将证明我整个早上坐在外面的办公室里，也没有和任何人打交道。他将证明我比祷告时间整整提前十分钟到达，比事件的传出早十五分钟，而且整个时间里我都没有离开办公室和阳台，没有人有过这样完整的不在现场的证据。我能传唤威斯敏斯特一半的人来做我的证人，我想你最好再次拿开手铐。但最后，为了使空气中再也没有一丝怀疑的气氛，我可以告诉你你想要知道的一切，

我相信我还不知道我那不幸的朋友是如何走向死亡的。”

“你可以为此而责备我，责备我的信仰和哲学；但你不能因此而拘捕我。所有认识高等真理的学生都知道，历史上某些专家和自称有特殊智力的人曾得到在空中飘浮的能力——那就是，在空空的大气中自己支撑自己，这只是完全征服我们隐秘智慧的主要本质的一部分。我想，可怜的波琳是冲动的，雄心勃勃的。说句老实话，在某种程度上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神秘力量；她也常对我说，就在我们同坐电梯下去时，如果人的意志足够坚定的话，人可以像一根羽毛那样毫发无损地缓缓飘下。我坚信在一种崇高思想的狂喜中，她试着去创造奇迹。她的愿望或信仰，在那关键时刻使她走向了死亡，低级的物质法则恐怖地复了仇。这就是整个故事，先生们。我非常悲伤，就像你们所认为的，也非常专断邪恶。但我肯定没有犯罪，本案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在警察法庭的记录中，你最好把它称为自杀。但我将称它为科学进步的英雄的失败和向天国的缓慢爬升。”

这是弗兰博第一次看到布朗神父被征服了。他仍呆在那儿，盯着地面，痛苦地紧皱眉头。像为了什么而感到羞耻。倡导者长了翅膀的话语散布着一种感觉，人们不可能躲开它，但这儿有一个职业怀疑者，他郁郁不乐，被天生自由而健康的精神支配了，被自豪和纯净的精神征服了。最后他开口了，就像感到身体刺痛似地眯着双眼：“那么，如果那样的话，先生，你可以带着你提到的遗嘱走了，我不知道这可怜的女人把它放在哪儿了？”

“在门边她的桌子上，我想，”卡隆用一种极端无辜的语调说，似乎在宣告他完全无罪，“她特别嘱咐我今天早上她会写好那份遗嘱，并

且我坐电梯去我的办公室之前，看到她正在写。”

“那时她的门开着吗？”神父问道，眼睛盯着地上垫子的一角。

“是的。”太阳教神父卡隆不慌不忙地说。

“啊，它一直都是开着的。”天主教神父布朗一边说一边研究着垫子。

“遗嘱在这儿，”严厉的简小姐说，声音怪怪的。她已经穿过大门走到她姐姐的书桌旁，手里拿着一张蓝色的大页纸，脸上带着不适合这种场合与事件的难看的笑容。弗兰博看着她，皱了皱眉。卡隆面带着那种曾经使他左右逢源的高贵无动于衷，站得离遗嘱远远的。

但是弗兰博从小姐手里拿走遗嘱，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起来。这份遗嘱的开头确实以遗嘱的正式形式开始，但在“我把我死后所有的财产都馈赠给——”这句话之后，字迹突然终止了，只剩下一系列的涂写，也没有任何遗产继承人名字的痕迹。弗兰博将这张奇怪的没有结尾的遗嘱递给他的神父朋友，后者浏览过一遍后，又不动声色地递给了太阳教神父。片刻间，这位主教袍服飘荡，气势咄咄地两大步跨过房间，十分暴怒地望着简，蓝色的眼珠似乎要蹦出眼眶。

“你在这儿耍了什么把戏？”他嚷道，“那不是波琳写的全部东西。”

大家都惊奇地听他用一种新的嗓音，带着美国佬尖利的声音说话。他所有的伟大之处和良好的英国绅士派头，都像披风一样从他身上掉了下来。

“她桌子上就只有这张纸。”简说，坚定地面对着他，脸上挂着同样美丽而邪恶的笑容。

突然他迸出一连串亵渎神灵的话，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他的种种怀